

後漢書

一一



列傳卷第十七

范曄

後漢書二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宣秉

張湛

王丹

王良

杜林

郭丹

吳良

承宮

鄭均

趙典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
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

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稱

疾不仕王莽爲宰衡辟命不應

周公爲太宰伊尹爲阿衡

莽欲兼之故以爲號

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

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爲侍中建武元年拜

御史中丞

前書曰御史中丞秦官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

御史糾察百寮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

尚書令

續漢志曰尚書令一人千石秦官武帝用官者成帝用士人也

會同並

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年遷司

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慙之

說文

曰苛細草也以喻類雜也

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

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

雲陽宣巨公

二龔謂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事見前書

即賜布帛帳帷什物

周禮幕人掌帷帟幄幕鄭玄曰在旁曰帷爾雅曰幬

謂之帳軍法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爲什物

四年拜大司徒

司直

司直武帝元狩五年置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爲大司徒中興因

而不改猶置司直至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大字見前書及

續漢書

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

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

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兒爲擔今江淮人

謂一石爲一擔
擔音丁濫反

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除子

彪爲郎

東觀記曰彪官至玄菟太守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

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

嚴君焉

周易家人卦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

及在鄉黨詳言

正色

詳審也

三輔以爲儀表

儀法也表正也書曰儀表萬邦

人

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

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爲二千

石王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爲左馮翊

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

陵望寺門而步

告請也告歸謂請假歸寺門即平陵縣門也風俗通曰寺者嗣

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

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

宜自輕

郡守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爲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

也湛曰禮下公門軾輅馬

輅大也君所居曰路寢車曰輅車馬

曰輅馬軾車前橫木也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軾謂小僂也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輅馬鄭玄云所

以廣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

論語之文也鄭玄云恂恂恭順

貌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史記孔子謂門

弟子曰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也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也

五年拜光祿勳

前書光祿勳本名郎中令秦官武帝
改焉秩中二千石掌大夫郎中從官

光武臨朝

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

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以病乞

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爲太子太傅及郭

后廢建武十七年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

中東門候舍漢官儀曰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門名上東門次南曰中東門

東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馬一人秩千石候一人秩六百石候舍蓋候之所居故時人

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

戴涉被誅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也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彊起湛以

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

溲小便也溲音所流反

因自

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

好施周急

周急謂周濟困急也孔

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每歲農時

輒載酒肴於田閒候勤者而勞之

東觀記曰載酒肴便

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

其墮嬾者恥不致丹

皆兼功自厲

嬾與嬾同音力賣反

邑聚相率以致殷

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

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

喪憂者輒待丹爲辦鄉鄰以爲常行之十

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絜疾

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

俠也

遵字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

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

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

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

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

東觀記曰

更始時遵爲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俱遭
反覆唯我二人爲天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
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

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

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一千斛禹表丹領
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爲太子少
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
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荅之昱曰
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
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
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

捷之

東觀記曰丹怒捷之五十

令寄縑以祠焉

東觀記曰寄帛二匹以祠

焉

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

稱管鮑次則王貢

史記曰管夷吾潁上人嘗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賢管仲

貧困嘗欺鮑叔牙鮑叔牙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前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並

琅邪人也二人相善時人爲之語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

張陳凶其終

蕭朱隙其末

張耳陳餘初爲刎頸交後隙耳後爲漢將兵殺陳餘於泜水之上

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二人爲友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爲難並見前書

故知

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

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

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爲
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
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
遜位卒于家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

夏侯尚書

夏侯建大夏侯勝之從兄子也建受尚書於勝號小夏侯見前書

王莽

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

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

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

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
遂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
宣秉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
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
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

東觀記曰
司徒史柴

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

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

掾即謂鮑
恢司徒之

掾史也言勞苦
相過更無書信

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

不嘉之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

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

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

憚煩也

揚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晉曰屑屑郭景純曰往來貌

遂拒之良

慙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玄纁聘之遂不
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苦疾不
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於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

期體以合義

此言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本心真偽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

但以行仁則於己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利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爲不期於體而冥然自

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彊仁與季
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同過其仁則可知

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爲美談

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謚

也無衣帛之度無食粟之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於公室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事見左傳

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

公孫弘淄川人也武

帝時爲丞相汲黯曰弘以三公而身服布被詐也事見前書

事實未殊而譽

毀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

良處位優重而秉甘䟽薄良妻荷薪可謂

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

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

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

真偽之迹既殊

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謂體仁與利仁二人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真者不信其偽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亦同也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張湛不屑矜

偽之謂斯不偽矣

介猶

王丹難於交執之

道斯知交矣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

案杜鄴傳鄴本魏郡繁陽人也

武帝時徙茂陵

父鄴成哀聞為涼州刺史林少好

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

采

鄴字子夏祖父皆至郡守鄴少孤其母張敞女也鄴從敞子吉學得其家書竦即吉之子也博學文

雅過於敞
見前書

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

儒

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翫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

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

初爲郡吏

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逡孟

冀等

逡音七倫反

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

千人遂掠取財褰褌奪衣服

褌解也音直紙反

拔

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

將軍知天神乎

言知天道有神乎

赤眉兵衆百萬所

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

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

遵覆車不畏天平

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誠詩曰不畏乎天不媿乎人

賊

遂釋之俱免於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

敬待以爲持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

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且欲

優容之

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也

乃出

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

友

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其規爲有如此者

蓋伯夷

叔齊恥食周粟

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歸文王後武王東

後漢列傳十一
九
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
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亂而二人恥之
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
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

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囹而終不屈節建武
六年弟成物故囃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
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
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
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
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

衣被羣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

士大夫咸推其博洽

東觀記曰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

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博廣

河南鄭興東

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

宏字敬仲在儒林傳

興嘗師

事劉歆林旣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

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

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

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
寶愛之雖遭難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
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
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
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
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
議郊祀制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
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以
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

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

東觀記載林議曰當

今政卑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人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說諭后稷近周人戶知之又據以興基由其祚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

後

代王良爲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逡趙

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

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以林代郭憲爲光

祿勲內奉宿衛外總三署

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郎將皆

管郎官也見續漢書

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

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十四年羣臣上言

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

故姦軌不勝

左傳曰凡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

宜增科禁以

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

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

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

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皆論語之言也政謂禁令刑謂

刑罰格來也言爲政之法初訓導之以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以刑罰則人但免罪而已而無恥慙之心若教導之以道德整齊之以禮義則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來服

古之明王深識

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

三千

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尚書呂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

大漢初興詳

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彫爲樸蠲除苛政

更立䟽網

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爲圜斲彫而爲樸號爲網漏吞舟之魚觚亦方也老子曰

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

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

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

有前書曰有司吹毛求疵索求也詆欺謂飾非成釁非其本罪

果桃李茹之饋

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

無廉士家無亨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

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

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匿以文避法焉

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

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

屬以林爲王傳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傳數

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慎有

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

辭不敢受帝益重之

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

上稟假有餘若以車重無所置之

明年代丁恭爲少府

恭字子然

山陽人在儒林傳

二十二年復爲光祿勳頃之代朱

浮爲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相明年

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爲郎詔曰公

侯子孫必復其始

左氏傳晉大夫辛廖之言

賢者之後宜

宰城邑其以喬爲丹水長

丹水縣屬南陽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

圖己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

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

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

之邦

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

趙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

行矣曰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之靈公患焉使鉏麇賊之

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趙盾遂得全論語

日有殺身以成仁
無求生以害仁

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

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

易繫詞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

所助者順不誣言必蒙天人之助也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爲

廬江太守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

後母哀憐之爲鬻衣裘買產業

鬻賣也

後從

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

符即繡也前書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

因裂繡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爲符信買符非真符也東觀記曰丹從宛人陳洮買入關符旣入關封符

乞人

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也

關

續漢志曰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

既至京師常爲都講

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尤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衰經盡哀

喪服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經首經象緇

布冠要經象大帶經之言實衰之言摧

建武二年

明中實摧痛也平氏縣名屬南陽郡

遂潛逃去敝衣閒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
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
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歎曰

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

毛萇詩傳曰虞芮之君
爭田相謂曰西伯仁人

也蓋往質焉乃相與朝周至其朝士讓
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君乃慙而退

今功曹推

賢可謂至德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

法

黃堂太守
之廳事

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

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
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為司徒在朝

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
善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
免五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
遷有清行代爲司徒遷字子廬沛國人初
爲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
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
兄子其妻常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

地

史記楚優孟曰孫叔敖子無立錐之地

可餘奉祿以爲後世業

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

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後顯宗因朝

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

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

竟蒙寢丘之封

孫叔敖相楚莊王之相也期思縣人史記曰楚之處士虞丘相進

之相楚上下和合吏無姦邪遂霸諸侯呂覽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寢丘縣名後漢改爲固始今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焉

丹出

典州郡入爲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

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常山

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爲郡吏

東觀

記曰良爲郡議曹掾

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

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

東觀記曰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不聞

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

萬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

無狀願勿受其觴

東觀記曰良時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

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綺望曰議曹情竊自無綺寧足爲不家給人足邪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餽

魚百枚也

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爲功曹恥

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
蒼聞而辟之署爲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
薦良曰臣聞爲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
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
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

言雖耆耄
志節不衰

又治尚書學通師法

東觀記曰良習
大夏侯尚書

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

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

絕猶
極也

私慕公叔

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

公叔文子衛
大夫公孫拔

之謚也文子家臣名僕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爲大夫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爲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進達之孔子譏之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事並見論語也

敢秉愚瞽犯冒嚴禁顯宗以示公卿

曰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

不復考試

蕭何薦韓信於高祖曰陛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漢王於是設壇場

拜信爲大將軍見前書

今以良爲議郎永平中車駕近

出而信陽侯陰就于突禁衛車府令徐匡

鉤就車收御者送獄

鉤留也

詔書譴匡匡乃

自繫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

乘輿無人臣禮爲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

下于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弛廢也帝雖赦

匡猶左轉良爲即丘長即丘縣名屬東海郡即左氏傳之祝丘也

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後遷司徒長史哀帝改丞相爲大司徒司直仍

舊中興因之不改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

希旨偶俗以徼時譽希猶瞻望也後坐事免復

拜議郎卒於官

承宮字少子世本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也琅邪姑幕人

也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
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
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

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之因

棄其豬而留聽經豬主怪其不還求索得宮欲咎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之

爲諸生拾

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

續漢書曰宮嘗出行得虎所殺鹿持歸肉

分門下取皮上師師不受宮因棄之人問其故宮曰旣已與人義不可復取

經典旣明

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

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

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山在今沂

州新泰縣東南肆力耕種禾黍將孰人有認之者

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

皆不應

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府

永平中徵詣公車車駕

臨辟雍召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

言陳政論議切慤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

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勅自整飾

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

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

續漢書曰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

臣醜陋形寢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也

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

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

褒歎賜以冢地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

錢三十萬

續漢書曰宮子疊官至濟陰太守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

兄爲縣吏

東觀記曰兄仲爲縣游徼

頗受禮遺均數諫止

不聽即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

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

其言遂爲廉絜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

恩禮敦至

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兄子甚篤已冠娶出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

尊其母然後隨護視振給之

常稱病家廷不應州郡辟召

郡將欲必致之使縣令謫將詣門

謫詐也既

至卒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

濮陽今濮州縣

建

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言並不詣

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

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

病篤帝賜以衣冠

東觀記曰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

冠幘

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

錢布

以毛義廬江人鄭均東平人故告二郡守相也議郎鄭均東脩安貧恭

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

駿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

辭病淳絜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

有常吉哉

章明也吉善也言爲天子當明顯其有常德者優其稟餼則政之善也尚書各

辭暮之言

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

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

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問遺

賢良必以八月諸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養育之也故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鄭玄

注云助老氣也

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

賜尚書祿以終其身

續漢志曰尚書秩六百石祿每月七十石

故

時人號爲白衣尚書永元中卒於家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爲太尉

謝承書曰典太尉戒之叔子也

相帝立以定策封尉亭侯典

少篤行隱約

隱猶靜也約儉也

博學經書弟子自

遠方至

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藝術靡不貫綜受業者百有餘人

建

和初四府表薦

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謝承書曰典性明達志節清

亮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舉有道方正皆不應相帝公車徵對策爲諸儒之表

徵

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爲侍中時帝欲廣

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漑已且百頃猶復

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己遵孝文

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墨子曰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

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簋獸土銅糲梁之飯藜藿之羹夏曰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己也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曰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爲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輒施以利人是愛人也父卒襲封出爲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公

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

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以無勞受封

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

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

左傳曰國無政

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前書曰成帝時

同日封王氏五侯其日天氣赤黃霧四塞哀帝封丁傳日亦然是不用善人則亂象干度

且高

祖之誓非功臣不封

史記功臣侯表曰高祖與功臣約曰非劉氏不王非

有功不侯不如是天下共擊之

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舊典

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

異疑議輒諮問之

謝承書曰天子宗典道懿尊為國師位特進七為列卿寢

布被食用瓦器也

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每得賞

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以諫爭違旨免

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

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

褐織毛布之衣

貧者所服且烏烏反哺報德況於士邪小爾雅曰純黑而反

哺者謂之烏春秋元命包曰烏孝鳥也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

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而

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

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復表典篤

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謝承書曰靈帝即位典與竇武王暢

陳蕃等謀共誅中常侍曹節侯覽使者弔祠竇

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謚曰獻侯典兄子

謙謙弟溫相繼爲三公謙字彥信初平元

年代黃琬爲太尉獻帝遷都長安以謙行
車騎將軍爲前置明年病罷復爲司隸校
尉車師王侍子爲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
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故
不加罪轉爲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

郗侯

郗音盤
眉反

李傕殺司徒王允復代允爲

司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年卒謚曰忠

侯溫字子柔初爲京兆郡丞

前書三輔丞武
帝元鼎四年置

秩六石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

官去遭歲大飢散家糧以振窮餓所活萬
餘人獻帝西遷都爲侍中同輿輦至長安
封江南亭侯代楊彪爲司空免頃之復爲
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
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傕素疑
溫不與己同乃內溫於塢中又欲移乘輿
於黃白城溫與傕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
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
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眦之隙以成

千鈞之錐

睡皆解見實融傳三十斤爲鈞言其重

人在塗炭各

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

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

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

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

滅沒也周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王弼曰處大過之極過之甚者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也

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

人民豈不幸甚惟大怒欲遣人殺溫董卓

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溫從

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
丕爲掾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
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

衿莊典以義黜

謂棄郡奔喪以租贖罪也

宮由德揚大儀

鵠駉見表憲王

鵠駉白駉

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七

列傳卷第十八上

范曄 後漢書二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栢譚

馮衍

子豹

栢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

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父

成帝時爲太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

律

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聲成文謂之音律謂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無射夷則

善鼓

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

章句

說文曰詁訓古言也章句謂離章辨句委曲枝派也

能文章尤好古

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性著倡樂

倡俳

優也簡易不修威儀而意非毀俗儒由是多

見排抵

抵擊也音紙

哀平間位不過郎傅皇后

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

傳皇后哀帝后

是時高安

侯董賢寵幸女弟爲昭儀皇后日已疏晏

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

夫陰求陳皇后之過

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主家謳者得幸於武帝生男

據遂立爲皇后陳皇后武帝姑長公主嫖女也擅寵

十餘年無子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怒遂挾婦

人媚道事覺廢居長門

宮嫖音匹妙反見前書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

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

父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爲之柰何譚曰
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
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
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
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
以重執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
慤此脩己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
遣常客常或作賓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
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

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
哀帝之時及董賢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
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
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弑之
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
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掌樂
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
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
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

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
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
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
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
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
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

莊王名旅穆王
商臣之子也孫

叔敖楚賢相也言欲爲
國於是未知何以得之

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

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
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

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
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
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
大夫共定國是也事見新序蓋善政者視俗而
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
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躁猶動也謂躁
撓不定之人也昔

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

而更張

事見前書

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

拂

也音扶
弗反

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朝錯以智死

賈誼洛陽人也事文帝爲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
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志所出絳灌之屬
害之文帝亦疏之乃以誼爲長沙太傅朝錯潁川人
也事文帝爲太子家令號曰智囊景帝即位爲御史
大夫請削諸侯之郡後七國反卅雖有殊能而
以誅錯爲名遂畧斬錯見前書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
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
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
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
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
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

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
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
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
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
二等不得雇山贖罪

雇山解見
光武紀

如此則仇怨

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
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
爲吏

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
車市井子孫不得宦爲吏

此所以抑并

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

子弟爲之保役

中家猶中等也保役可保信也

趨走與臣僕

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

收稅謂舉錢輸息利也東觀記曰中家子爲之

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
辟若臣僕坐而分利也

是以衆人慕効不耕

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

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

告者

畀與也東觀記載譚言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

其財是爲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
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
之稍自衰焉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

畀音必二反

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

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

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

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

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

校定科比

科謂事條
比謂類例

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

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方猶

法也

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

疑又疇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

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

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
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
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
非有竒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
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

儒能通之乎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也鄭玄注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

今諸巧慧小

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

伎謂方伎醫方之家

也數謂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讖緯符命之類也

以欺惑貪邪誣誤

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

東觀記載譚書云矯稱孔丘爲讖記以誤人主

也

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

爲明矣

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

而乃欲聽納讖

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辟猶卜數隻

偶之類

言偶中也

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

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

詳通人之雅謀

雷之發聲衆物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出言同者謂之雷同禮

記曰無雷同

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

則貴介胄之臣

介甲也胄堦鑒也

今聖朝興復祖

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
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
下旣無重賞以相思誘或至虜掠奪其財
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
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
而莫知與之爲取

言先饒與之後乃可取之老
子曰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

欲奪之必
固與之

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

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
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

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

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

陽街之洛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

明堂大道西是靈臺也

帝謂譚曰吾欲識決之何如譚

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相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

郡丞

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

意忽忽不樂道病卒

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

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

新論一曰本造

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銜六譴非七啓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閑友十六琴道本造述策閑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勅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

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

成之

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

所著賦誅書奏凡二

十六篇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

者祠譚冢鄉里以爲榮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上黨潞人曾祖

父奉世徙杜陵

祖野王元帝時爲大鴻臚

野王字君卿奉世之

長子也東觀記曰野王生座襲父爵爲關內侯座生衍華嶠書曰衍祖父立生滿年十七喪父早卒滿生

衍衍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三十而
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
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
討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與俱至定陶莽追
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
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
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
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
而功者權之所貴也

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
功者謂之權所謂反經合

義者也

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

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

稱於諸侯

左氏傳齊晉戰于鞏晉卿韓厥逐及齊侯齊目逢丑父乃與齊侯易位使齊侯

御車韓厥將及齊侯丑父令齊侯如華泉取飲韓厥乃獻丑父於郤克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

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矣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

鄭

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

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

祭仲鄭大夫突及忽

皆鄭莊公子也莊公薨太子忽當立公子突宋之出也故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祭仲何以不名賢也

何賢乎以爲知權其知權柰何宋人執之謂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

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人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反乎經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

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

慮也

詭違也

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皆周易下繫之詞

若夫

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

身死之日負義於時

負猶失也

智者不爲勇者

不行且術聞之得時無怠

怠懈也言當急趨時

張良

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

張良大父開地

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代
相韓謂良父及祖相韓之五王也後秦滅韓良家僮

三百人乃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得力士爲鐵椎重
百二十斤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博浪地名在鄭州陽
武縣南推音直

追反謂擊之也

勇冠乎賁育名高乎太山

孟賁

賁育並古之勇士也前書音義曰孟賁生拔牛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

將軍之先爲

漢信臣

廉褒襄武人宣帝時爲後將軍即丹之先

新室之興英俊

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

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

天必從之

詩小雅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言漢氏之德人歌舞之也尚書曰人之所欲

天必從之

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

吏士砥厲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

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

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

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

身膏於草野

與猶如也

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

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

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

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

未萌況其昭哲者乎

哲明也商鞅謂秦孝公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

未萌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

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

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 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

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

於人

語見史記商君傳贅猶惡也史記贅作疑

故信庸庸之論破金

石之策

庸常也金石以諭堅也

襲當世之操失高明

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

役猶

賤也

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進及無

鹽與赤眉戰死

無鹽縣名屬東平郡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

衍乃亡

命河東

華嶠書曰丹死衍西歸吏以亡軍下司命乘傳逐捕故亡命

更始二年

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

永字君長司隸校尉宣之子

衍因以計說永曰衍聞明君

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

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

慤實也幽冥論深達也爭引謂引事

與君爭也事非一塗故曰萬機之變也書曰一日二日萬機東觀記衍更始時爲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爲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自明君以下皆是諫鄧禹之詞非勸鮑永之說不知何據有此乖違

是故君臣兩興功名

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

之日將值危言之時

危猶高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危言危行

豈

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

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

離遭也莽居攝元年翟義

起兵於東郡莽發八將軍以擊之東郡今滑州也

繼以西海之役

莽居攝元

年西羌龐恬傳幡等怨莽奪其地爲西海郡攻西海太守程永莽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

巴蜀

沒於南夷

莽篡位貶西南夷畷町王爲侯王邯怨恨攻益州殺大尹程隆莽發巴蜀吏士

擊之出入三年死者十七八

緣邊破於北狄

莽建國三年烏珠單于遣左賢

王入雲中大殺吏人大輩萬餘中輩數千殺鴈門朔方太守略吏人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也

遠

征萬里暴兵累年

暴露

禍拏未解兵連不

息

拏謂相連引也

刑法彌深

莽以地皇元年以後爲不須時令自是春夏斬人於

市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

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
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
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

騰波涌更相駘藉

莽時江湖海澤糜沸青徐荆楚之地搔擾前書音義曰駘

蹋也今此爲駘古字通

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

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

咸懷怨怒

僮猶賤也

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

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啗血昆陽長

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

莽末下江兵鄧晞王

臣攻武關莽乃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以捍臣等
擊破六虎敗走三虎乃保京師倉鄧畢等乃開武關
迎更始

雷震四海席卷天下

席卷言無餘也

攘除禍

亂誅滅無道一棼之閒海內大定繼高祖

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

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

此上二句司馬相如封禪書之詞

天下

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

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

毛也

言其易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也

然而諸將虜

掠逆倫絕理

倫亦理也

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

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洗

毛草

也呂賢案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乎

冤結失望無所歸

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

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

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

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

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

言當恢廓規摹不可空自清絜

徒約束修身而已

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

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

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

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也召虎召穆公也吉甫

甫謂尹吉甫也皆周宣王臣並見毛詩夷吾管仲之字也

攘其蝥賊

蝥賊食禾稼蟲名諭

蝥盜侵漁也蝥音牟

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

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

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

且衍聞之兵久則

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

之際復擾

邯鄲謂王郎也真定謂劉揚也

而大將軍所部不

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

姓震駭柰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

東帶名關北逼彊胡

井陘關也要害之塞故曰名關東觀記作石陘關

年穀獨孰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

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

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

史記子貢說晉君曰慮不

先定不可以應卒卒音倉忽反

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

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東觀記曰無謂無賢路有聖人

審得其

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

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

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
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
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
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
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
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
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

孫武吳王闔廬將
吳起魏文侯將並

著兵
書也

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

白黑
猶賢

也愚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

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

加茲

伊尹呂望

永既素重衍爲且受使得自置

偏裨乃以衍爲立漢將軍

東觀記曰時永得置偏裨將五人也

領狼孟長屯太原

狼孟縣名屬太原郡故城在今并州陽曲縣東北

與

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

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

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爲

延所獲

東觀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

後邑

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驂馬即拜爲

上黨太守

東觀記曰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即拜邑爲上黨太守

因遣

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

前約

東觀記衍與邑素誓勿頸俱受重任

衍乃遺邑書曰蓋聞

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

晉文公重耳避麗姬之難出奔狐偃

勸令返國遂爲霸主子犯即狐偃字也

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

趙盾晉卿生趙朔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趙朔客程嬰公孫杵曰杵曰謂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於宮中夫人置兒於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唬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杵曰乃取它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共攻殺杵

曰井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所即趙武也居十五年晉景公乃立趙武爲卿而復其田邑事見史記

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畔赤眉危國

王三

見更始傳

天下螳動社稷顛隕

螳動諭衆

是忠臣立

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

專宰大郡

文帝初與郡守始爲銅虎符竹使符分持其一以爲瑞信剖即分也

夫上

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爲國蔽

三關謂上黨關壺口關石陘關也陘音形

柰何舉之以資彊敵開

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

張儀說楚王曰秦下

甲攻衛陽晉大開天下智李斯曰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

衍聞之委質爲

臣無有二心

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臣無二心古之制也

挈

瓶之智守不假器

解見左傳

是以晏嬰臨盟擬

以曲戟不易其辭

晏子春秋曰齊大夫崔杼弑齊莊公乃劫諸大夫盟有敢

不盟者戟鉤其頸劒承其心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室者盟神視之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七人而

後及晏子晏子奉血仰天曰崔氏無道而殺其君若有能復崔氏而嬰不與盟視之遂仰而飲血崔氏曰

晏子與我則齊國吾與共之不與我則戟在脰劒在心子圖之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留吾

以利而背其君非義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回而求福乎劒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子

遂釋

謝息守郕脅以晉魯不喪其邑

左傳孟孫

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謝息為孟孫守郕邑晉人來理把田季孫將以郕邑與之謝息不可曰

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桃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於桃杜預注曰挈瓶汲器論小智也魯國下縣東南有桃虛萊柞二山名由是言之內無

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

臣賢案謝息得桃邑萊山故言無桃

萊之利也但爲萊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悟不究始終輒改萊爲棗衍集又作萊或改作乘展轉乖僻爲謬矣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

竊爲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

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

庶其邾大夫以邾邑漆閭丘奔

魯故言竊邑畔君以要利也牟夷言大夫竊牟婁及防茲來奔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左傳曰以地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名其人終爲不義不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此所謂三畔人名者也

爲伯王深計莫若與

鮑尚書同情勗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

尚書大義旣全敵人紓怨

紓緩音舒

上不損剖

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

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

史記曰趙孝成王時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不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人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豹曰聖人甚惡無故之利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必勿受也趙王不聽遂發兵取上黨於是秦人圍趙阬其卒四十萬秦又圍邯鄲又攻西周拔之故言懷周趙之憂前年猶往

時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

延陵邑名吳公子季札所封故以號焉左傳魯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齊見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邑與政是以免於欒高之難欒謂子雅高謂子尾皆齊大夫左氏魯昭公八年欒高作難晏子無罪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

身之惡

孫林父衛大夫孫文子也穆子魯大夫叔孫豹也左傳衛侯使孫林父聘魯且尋盟

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儀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孫子無詞亦無後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爲君而君過而不後亡之本也至襄十四年孫林父逐出衛獻公獻公復入國林父遂以戚邑畔

是陷於終身之惡

以爲伯玉聞此至言必若

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

言不過爲二塗而已

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以

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

雖驚怯亦欲爲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

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聞者老

後漢列傳卷之九

卷九

黃

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
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
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
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
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間
者上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
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即劉延自試智勇
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爲兵所害新帝司徒
已定三輔謂鄴禹也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

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

言明白也

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

論語子夏之詞

天下存亡誠云

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

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

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無誰爲老母拘執

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

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鄉

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爲況今位尊身危財

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

君長

鮑永字也

揭節垂組自相署立

揭音其謁反謂負也

蓋仲

由使門人爲臣孔子譏其欺天

孔子有疾仲由欲使門人

爲臣以大夫之禮葬孔子孔子謂曰由之行詐也吾誰欺欺天乎事具論語

君長據位

兩州加以一郡

衍集鮑永行將軍事安集并州擁兵屯太原與太原李仲房同心并

力而河東畔國兵不入

聞更始敗故諸國畔也不入彘言不征之

也彘縣名屬河東郡順帝改曰永安

上黨見圍不窺大谷

即上所謂

黠賊所圍城者也大谷自太原趣上黨之道不窺言不來救也今并州大谷縣西有大谷是也

宗

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

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若

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眡存楚衛女馳

歸唁兄之志

衛女衛宣公庶子頑之女爲許穆公夫人其兄即戴公弔失國曰唁衛懿

公爲狄所滅戴公乃立廬于曹邑許穆夫人閔衛亡思歸唁之不得乃賦載馳之詩事見左傳

王

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

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主豈

厭爲臣子思爲君父乎欲搖太山而蕩北

海

言不可也孟子曰挾太山而超北海也

事敗身危要思邑言

衍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

訛僞也

永

衍信之故屯兵界休

界休縣屬太原郡今汾州縣

方移書

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叔及

子壻張舒誘降涅城

東觀記曰叔及舒等謀使營尉李匡先反涅城開門

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謁者祝回爲涅長涅縣名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潞州鄉縣西涅音奴結反舒

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又書勸永降永不荅

東觀記載邑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爲刎頸之盟興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爲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亭於漢智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爲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阨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

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爲今故主已敗新主旣成四海爲羅網天下爲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泉之薄冰不爲嘑涉干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諂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予也永邑遂結怨焉 自是與邑有

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爲漁陽太守

東觀

記曰邑馮翊蓮芍人也其先齊諸田父豐爲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爲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還爲諫議大夫病卒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

罷兵幅巾降於河內

不加冠幘但以一幅巾飾首而已

帝怨衍

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

立功

謂說下懷

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

布之罪誅丁固之功

季布項羽將數窘漢王漢王即位赦布以爲郎中丁

固季布母弟爲項羽將亦窘高祖高祖急顧謂丁固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還高祖即位丁固謁見高祖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遂斬之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

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

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

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

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

此並陳軫

對秦王之詞也見戰國策引之者言已爲夫天命

故主守節亦冀新帝重之也挑音徒了反

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

帝以衍爲曲陽令

曲陽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定州彭城縣西也

誅

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

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

續漢志曰建武六年九月

丙寅晦日有食之史官不見郡以聞

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

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

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

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狼孟

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

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

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

風俗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

字偉防太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爲豫章太守清約儉惠

護等懼之即共

排閒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

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

由是爲諸王所聘請

興及就並光烈皇后母弟也衍集與陰就書曰衍聞

神龍驤首幽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比則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躬勤論議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齎恨入

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効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衍不自量願戾白以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戾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尋爲司隸從

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

詣獄有詔赦不問

時衍又與就書曰奏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衍材素愚驚行

義汗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間者掾史疑衍之罪衆煦飄山當爲灰土賴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寢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岳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淄縣遭雨逢暑以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

書報歸田里即曰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
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
馬之惠贈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効忠心
西歸故郡開門自保
不敢復與親故通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八上

列傳卷第十八下

范曄 後漢書二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馮衍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

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

史記曰魏無知薦陳平於

高祖高祖以平爲將絳灌等咸譖平曰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居家盜嫂今大王令護軍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高祖譖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盜嫂受金又何足疑高祖乃令平盡護諸將也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

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

魏尚

槐里人文帝時爲雲中守匈奴不近雲中後坐上首虜差六級下之吏罰作之馮唐諫文帝曰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賞太輕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爲雲中守也逮至晚世董

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

史記曰董仲舒爲人廉直公孫

弘習春秋不如董生弘希時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時膠西王帝兄驕縱弘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膠西王素聞仲舒亦善待之李廣奮節於匈奴見

排於衛青

史記曰李廣隴西成紀人也爲前將軍從衛青討匈奴青不使當匈奴廣乃失

道後期青令對簿廣乃引刀自刎知與不知莫不流涕

此忠臣之常所爲

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

執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

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

衍之祖馮參忠正不屈節

於王氏五侯參姊爲中山王太后後爲哀帝祖母傳太后陷以大逆參自殺親族死者十七人見前書

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

回行求時之利

回邪也

事君無傾邪之謀將

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

修勅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

數欲本業之

欲遺其財爲立基本生業也

臣自惟無三益

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

論語

載孔子言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故衍引以爲言也

昔在更始太原執貨

財之柄居蒼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

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年

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

之秋

力行謂盡力行善道也禮記曰好問近於智力行近乎仁也

而怨讎叢

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

也疏遠壟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

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

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

馮子以爲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

石

老子德經之詞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真玉貌碌碌爲人所貴石形落落爲人所賤賤既失矣貴亦

未得言當處才不才之閒

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

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

風興雲蒸言相須也東方朔諷子書

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處化音協韻音花

用之則

行舍之則臧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

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

史記

司馬談之詞也言法度是非皆隨時俗物所趨則向之所舍則違之所謂隨時之義也

常務

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杪小之

禮蕩佚人間之事

放蕩縱逸不拘恒俗也

正身直行

恬然肆志顧嘗好倣儻之策時莫能聽用

其謀

顧猶及也倣儻卓異貌也

喟然長歎自傷不遭

遭遇也

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

棲遲猶偃息也

抑

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

之息

言食厚祿不當求小利也禮記曰畜馬千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伐冰謂卿大夫

以上以其喪祭得賜冰故言伐冰也韓詩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委積四馬之

家不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恃牛羊之入也

委積之臣不探市井之

利

韓詩外傳曰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勸而孤寡有所措也

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
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
不能興其德爲身求者不能成其功

言不可兼也

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家彌
窮困卒離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
軍葬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爲園

奉世爲右

將軍即衍之曾祖故言先將軍渭陵元帝陵在長安北五十里哀帝義陵在長安北四十六里奉世墓入義陵塋中所以衍不得入葬而別求也於是以前豐之東鴻門之

上壽安之中

太上皇思東歸乃遷豐邑人於此立縣故曰新豐鴻門阪名前書音義曰

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地勢高敞四通廣大南望

酈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

之路龍門河所經今絳州縣也三晉謂韓趙魏也西顧酈鄆周秦

之丘宮觀之墟酈鄆二水名周文王都酈武王都鄆秦本封在隴西秦縣周平

王東遷以後秦始有岐周之地故總言周秦之丘丘亦墟也通視千里覽見

舊都遂定塋焉衍墓在今新豐縣南四里退而幽居蓋

忠臣過故墟而歔歔孝子入舊室而哀歎

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殷墟咸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

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殷人聞之

皆爲流涕禮記檀弓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入

室反諸其所養也反而亡焉失之哀於是爲甚也

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

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

司馬相如

賦曰墳墓蕪穢而不修父爲昭子爲穆昭南面穆北面也年衰歲暮悼無成

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

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

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

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

服水玉能入火不燒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能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

之閒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遂仙去也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

宙流目八紘

尹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宇蒼頡篇曰舟輿所屆曰宙淮南子曰九州之外

乃有八竇八竇之外乃有八紘也

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

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覩

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理

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

疆界也理

正也詩曰我疆我理九野謂九州之野經營猶往來五山即五岳也

乃作賦自厲命

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

章玄妙之思也其辭曰

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

開發皆始也爾雅曰春爲發生卉草也楚

詞曰獻歲發春兮

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

君子舉事尚早故以

朝言之汨行貌楚詞曰發軔新豐兮裴回鎬京

汨吾南征汨音于筆反輒止車木也將行故發之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

傷飛廉觀名武帝元封二年立於長安上有銅飛廉

而蛇尾文如豹文平陽縣名故城在今岐州岐山縣西南悲時俗之險阨兮

哀好惡之無常時既險薄所以好惡不同楚詞曰悲時俗之迫阨也棄衡

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斤衡秤衡也三十斤爲鈞四鈞爲

石言時人棄衡石以意則量諭背法度也隨風波而飛揚言無志操也紛綸流於權

利兮親蠹同而妒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豈

時人之所憚言時俗溺於權利也同己則親之異己則妒之今己不與之同所以見惡

也 沮先聖之成論兮 懇名賢之高風 忽道

德之珍麗兮 務富貴之樂耽

沮敗也 懇陵也 耽亦樂也 言時

人之行 如此

遵大路而裴回兮 履孔德之窈冥

固衆夫之所眩兮 孰能觀於無形

遵循也大 路大道也

老子曰大道泛兮又曰孔德之容窈兮冥兮其中有 精又曰大象無形孔之爲言空也窈冥謂幽玄也道 以空爲主故無物而不容時俗 眩於名利孰能觀大象無形矣 行勁直以離尤

兮 羌前人之所有 內自省而不慙兮 遂定

志而弗改

離遭也 尤過也 羌語發聲也 言古人有 爲勁直行而遭尤過者有之矣 即屈原

賈誼之流也 行內自省察不 慙於古人 遂守志不改也

欣吾黨之唐虞兮

愍吾生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將以薄

夫憂心

傷已不逢堯舜也薄散也

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

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稱兮願橫逝而無

由

言唐虞往不可攀援而及將來賢哲又不可豫期所病終身之後名譽不稱又願縱橫遠逝而其路

無由也論語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陟雍時而消搖兮超略

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

遠

雍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岐州雍縣南時者止也神靈之所止也史記曰秦并天下祠雍四時漢

加黑帝謂之五時消搖猶觀望也超過也略陽縣名屬天水郡今隴州隴城縣也六親夫婦父子兄弟也

陟九峻而臨岷薛兮聽涇渭之波聲

岷薛山一

名差我在今三原縣北幾
音才結反薛音五結反

顧鴻門而歔歔兮

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

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

零落也吾孤早零即上所謂喪元子者也子既早歿
未有邪僻故云誠善辜罪也冥謂地也齎恨入冥言

死有餘恨也嗟我思之不遠兮豈敗事之可悔

雖九死而不眠兮恐余殃之有再淚沈瀾

而雨集兮氣滂濤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

兮意沈抑而內悲

言已往者託於貴戚之權幾
陷誅戮之罪此由我思慮不

深遠已敗之事悔之無及雖復九死而目不瞑言怨
恨之深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眠即瞑也今縱

飭躬自勗又恐殃禍至再所
以淚落意沈氣憤心結也
瞰太行之嵯峩兮

觀壺口之崢嶸悼丘墓之蕪穢兮恨昭穆

之不榮

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東衍之
遠祖馮亭爲韓上黨守以上黨降趙趙封

亭三萬戶號華陽君死因葬上黨其墓在今潞州上
黨縣西衍在關中遙相望之即序所謂通視千里覽
見舊都者也嵯峩高
大貌崢嶸深遠貌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

冉其不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

處

與猶待也楚詞曰日忽忽其將暮又曰老冉冉
其將至功業無成情多憂憤故赴原野而窮居

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

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

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

美而不伐

伊尹名摯負鼎俎以干湯七十說而乃信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皇甫謐帝

王記曰伊摯豐下兗上色黑而短僂身而下聲年七十而不遇湯聞其賢設朝禮而見之摯乃說湯致於王道信音申呂氏春秋曰舜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今言皋陶未詳雷澤在今濮州雷澤縣東也

韓

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

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

盧天下之壯犬也淮南子曰絆騏驥而求千里衍喻已有高才而不申所以獨慷慨遠覽非庸庸之徒所能識也識

叶韻音志

卑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慕

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於此路

卑賤也阜積也衍賤

子貢貨殖慕顏回樂道所以不從流俗專心貞固者以其祖考功業隆大若苟求富貴恐致黜辱故於此路收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功也

林麓之所產兮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遺教兮

軼范蠡之絕迹

周禮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瀆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

家語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周禮曰山林動物宜毛植物宜阜淮南子曰汾水濁宜麻濟水和宜麥河水調宜菽洛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管子曰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其水白而甘宜黍秫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其水黃而有臭宜大菽與麥二七一十四尺至於泉其味鹹宜稻與麥此嘗水泉之所殖也周易曰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

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軒轅黃帝也大戴禮曰黃帝時播百穀草木節用水火財物人得其利周棄帝嚳之子爲兒之時其游戲好種樹麻菽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人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故言遺教軼過也范蠡南陽人事越王句踐苦身勸力竟滅吳報恥旣而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與其私屬乘舟浮海以行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終身不返是絕迹也

陟隴山以踰望兮眇然覽

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

踰猶遙也古字通八荒八方荒遠之地

覽河華之泱泱兮望秦

晉之故國憤馮亭之不遂兮愠去疾之遭

惑

馮亭以上黨降趙秦破趙於長平而亭死故言不遂愠怨也馮去疾爲秦丞相胡亥元年用趙高計

始皇大臣咸見誅戮無遺脫者是遭惑也亭及去疾皆衍之先故遠懷憤怨也決音烏朗反莽音莽

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

入海兮沂淮濟而上征碣石海畔山也在今平州東洞庭湖名也中有

洞庭山在今岳州西南衍既不同流俗情多憤怨故假言涉歷江山周流海屈原云吾將遠逝以自適

路脩遠以周流之類也瞻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名

都哀羣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爲墟燕都今薊

縣也齊都營丘今臨淄縣也宋都睢陽今宋州也楚初都丹陽在歸州後都郢在今荊州至考烈王爲秦

所逼又徙都壽春今壽州也不祀言皆絕也臧文仲曰咎陶庭堅不祀也馳中夏而升

降兮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心

惛惛而紛紜

紜紜猶盤曲也惛惛猶鬱結也惟紛紜猶瞽亂也惛音普逼反

天路之同軌兮或帝王之異政堯舜煥其

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

惟思也言思上天之路軌躅則同而帝王

政教參差有異班固曰仰天路而同軌白虎通曰德合天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故言異政也煥文章貌蕩蕩政化平暢貌論語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煥乎其有文章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堯舜同道故兼言之舜禪位於禹禹承堯舜之後而改制度禪子故曰承平革命也并日夜而幽

思兮終惛惛而洞疑高陽顰其超遠兮世

孰可與論茲

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楚詞云心惛惛而懷惑廣蒼云惛

惛禍福未定也惛音它乎反惛音它紺反本或作惛惛惛音丑加反惛音丑制反未定也高陽帝顓頊之

號也洞亦不定也史記曰盡惕洞疑又曰高陽氏沈深而有謀疏通而知事以有其謀而疏通故欲與之事論評夏啓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頌成

康之載德兮詠南風之歌聲

評問也啓禹子也尚書曰啓與

有扈戰于甘之野孔安國注云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故啓征之於甘野甘野在今鄆縣啓旣德薄同姓相攻故傷帝典之傾也易曰德積載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三十餘年而不用周南召南謂國風之首篇歌文王之德故詠之也非舜南風之歌思唐虞之晏晏兮

捐稷契與爲朋苗裔紛其條暢兮至湯武

而勃興

尚書考靈耀曰放勛欽明文塞晏晏鄭玄注曰寬容覆載謂之晏稷名棄爲堯后稷

契爲堯司徒契十四葉孫號湯滅夏桀而王有天下后稷十六葉孫周武王滅殷紂而王天下勃盛貌也

左傳曰其興也勃焉

昔三后之純粹兮每季世而窮

禍弔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於牧野

三后夏殷

周也惜其不能始終純茂每至末代必窮其災禍湯放桀於南巢武王滅紂於牧野周之季葉幽王爲西

戎所殺也離騷曰昔三后之純粹何桀紂之昌披南巢地名廬州巢縣也孔安國曰牧野紂近郊三十里

地名也在今衛州也詔伊尹於亳郊兮享呂望於鄴

洲功與日月齊光兮名與三王爭流

詔召也亳

湯都在京兆杜陵亭呂望周太師翼周滅殷者也鄴文王所都水中可居曰洲也

揚朱號

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之易性

兮怨造作之弗思

淮南子曰楊子見達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傷其

本同而末異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先王正道規摹有常苟生穿鑿則岐路競起故墨子知漸染之易性楊朱悲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造作之弗思

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捃栢文之譎功

薛夫子韓

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絜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于私宮妃后御見去留有度今人君內傾於色大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方言曰捃取也譎詐也齊栢公晉文公俱有霸功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栢公正而不譎時周衰政亂栢文能統率諸侯翼戴天子故取其一切之功也

忿戰國之遘禍兮憎權臣之擅彊

黜楚子於南郢兮執趙武於湓梁

周室衰微七國

交爭是爲戰國時吳楚僭號皆稱王孔子修春秋以
蠻夷大者不過子故皆黜曰子又春秋稱公會晉宋
衛鄭曹莒邾薛杞于潁梁戊寅大夫盟公羊傳曰諸
侯皆在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何言乎信在大夫偏
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綴旒
然趙武晉卿趙文子也時晉爲盟主文子晉之正卿
而爲不臣之行故欲執之也潁水名在河內軹縣東
南至潁入河爾雅曰梁莫大於潁梁潁音古覓反

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

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

申叔楚莊王時賢臣申叔時者也左

傳陳夏徵舒弑靈公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因滅陳
爲縣申叔時諫莊王曰夏徵舒殺其君其罪大矣討
而戮之君之義也諸侯之從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
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王曰
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聘謂盟之也時惟在陳
而兼言蔡者蓋以陳蔡相近因連言之也荀息晉大

夫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假道於虞以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誅犁鉏之介聖兮討臧

倉之愬知嬖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

儀

犁鉏齊大夫介猶間也韓子曰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犁鉏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

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意魯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善乃令犁鉏以女樂遺魯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遂去之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曰它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今已駕矣敢請公曰吾將見孟子倉曰君何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子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君將來見嬖人有臧倉者沮君是以不來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愬猶譖也知謂明於事也子反楚大夫也名側案嬖字

呂忱音仕眷反勉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娛蓋亦
譏刺之意也春秋經書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
平不書此何以書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何休注云譏
子反華元專盟不受君命故貶之然則子反違命盟
蓋以平宋城下而言彭城者彭城宋之邑故舉以言
之左傳宋大夫魚石等出奔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
魚石宋人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此言子反蓋
衍誤也如曰不然或別有所據管仲齊桓公之相名
夷吾夷儀邢邑也翟人滅邢管仲輔齊桓公築夷儀
以封邢邢遷如歸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不爲已
動也是故天下歸之唯能用管夷吾而霸功立事
見國語以其能輔主成業故就夷儀而爵賞也疾

兵革之寢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孫武於

五湖兮斬白起於長平

漢漸也孫武吳王闔廬將也善用兵越絕

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虞翻云太湖有五道故謂
之五湖隔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爲五湖並太湖

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史記曰白起郢人也事秦昭王以上將軍擊趙於長平前後阬斬首虜四十萬長平地名在今澤州也

惡叢巧之亂世兮

毒從橫之敗俗流蘇秦於洹水兮幽張儀

於鬼谷

叢細也毒恨也關東爲從關西爲橫蘇秦洛陽人也師事鬼谷先生爲從說說關東

六國爲從親以畔秦會於洹水之上剗白馬而盟張儀魏人也與蘇秦同師爲關西橫說說關西六國令事秦皆尚誣詐不遵道德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鬼谷谷名即鬼谷先生所居地在今洛州洛陽城北叢或作聚義

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之峭峻

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

陵遲言積替也澄猶

清也烈慘也商鞅姓公孫氏好刑名之學事秦孝公變法令使人什五相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

告茲者與斬敵同賞匿茲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
以上不分異者倍其罰行之四年秦人富彊韓非韓
之諸公子也亦好刑名法術之學口吃不能言著書
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十餘萬言皆尚法術少仁
恩並見
史記
誚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

滅先王之法則兮禍寢淫而弘大

誚責也跋扈猶彊梁

也李斯上蔡人爲秦丞相上書曰今諸生不師今而
學古惑亂黔首臣請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
書百家語者皆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
黥爲城旦制曰可是滅先王之法則
援前聖以

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饁女齊於絳臺兮

饗椒舉於章華

援引也矯正也饁餉也女齊晉大夫司馬侯也絳晉國所都國

語曰晉平公爲九層之臺又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曰自其父之死吾蔑與事君矣昔者其父始

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是女齊事君
必有規諫必諫作臺但書典散亡無以言耳椒舉楚
大夫伍舉也饗宴也章華臺名在南郡華容縣楚語
曰靈王爲章華之臺與椒舉升王曰臺美乎對曰臣
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人以爲樂不聞其以土木之
崇高爲美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
不過容宴豆用不煩官府人不廢時務今君爲此臺
國人疲焉財用盡焉臣不知其美二主謂晉楚之君
作亡

二或
摘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風褻

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

也公羊傳曰

宋公及楚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曰迨其
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見人
於險吾雖亡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
司復曰請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君子不鼓不成列
已陳然後擊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
臨大事而不忘大禮以爲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季札

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封於延陵昆弟四人札最少而賢壽夢卒諸兄欲立之札棄其室而耕乃捨之泓音

烏萌反 撫仁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觀

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營丘

撫拾也鄭僑鄭大夫公孫

僑也溱洧鄭二水名鄭詩曰溱與洧瀏其清矣晏嬰齊大夫晏平仲也爾雅曰水出其左曰營丘齊有營

丘周衰政亂子產晏嬰皆有賢行輔其君也事見左傳國語

日暄暄其將暮

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

不知路之南北

暄暄陰晦貌也詩曰暄暄其陰楚詞曰回朕車以復路反行迷

之末

駟素虯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伴就

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

四馬曰駟虯龍之無角者

也楚詞曰駟玉刻以乘駃兮爾雅曰馬高八尺爲龍
司馬相如曰駟蒼螭兮六素虯相伴猶逍遙也伯夷
孤竹君之子周武王時義士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楊雄反騷曰將折中乎重華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
人也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至殷武丁
時武丁欲以爲相光不從遂投於梁山衍退不仕與
務光辭相伴事相得款子高於中野兮遇伯
故曰愈明愈猶益也

成而定慮欽真人之德美兮淹躊躇而弗

去

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爲諸侯至禹爲天子乃
去而耕禹往見之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

授舜舜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理天
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畏今子賞而不
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
事耕而不顧款誠也真人即謂子高躊躇猶躊躇也
東觀記曰高字作喬謂
仙人王子喬也義亦通

意斟慤而不澹兮俟回

風而容與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許由於負

黍輟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潁潁聞至

言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

斟慙猶遲疑也澹定也俟待也

容與猶從容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吾何以天下爲哉

遂入深山莫知所終許由字武仲堯時高士隱居箕山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惡聞其言遂洗耳於潁

水負黍亭名在洛州陽城縣西南許由墓在其南秣謂食馬以粟字林曰潁水涯也慙音市林反或作堪

字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

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

自此以下旣反故宇乃欲尋覽

天地究極陰陽幽奧謂深邃也維綱猶宗指也五德五行之德也施之於物則爲金木水火土施之於人

則爲仁義
禮智信也

躍青龍於滄海兮
豢白虎於金山

鑿巖石而爲室兮
託高陽以養仙
神雀翔

於鴻崖兮
玄武潛於嬰冥
伏朱樓而四望

兮採三秀之華英

天有二十八宿成龍虎龜鳳
之形在地爲四靈東方爲青

龍西方爲白虎南方爲朱雀北方爲龜蛇豢養也金
山西方之精也神雀謂鳳也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

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嬰冥猶晦昧所謂幽都也
衍旣反故字欲鑿巖石爲室託高明之處以養神仙

又假言龍虎之疇在於四面爲其威援也前書曰仙
人好樓居故云伏朱樓而四望也楚詞曰採三秀於

山間王逸曰謂芝草也東觀記及衍集秀字作奇英
字作靈次下云食五芝之茂英此若是芝不宜重說

但不知三奇是何草也
范改奇爲秀恐失之矣

纂前修之夸節兮
曜往

昔之光勲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

芬

纂繼也前修猶前賢也夸大也楚詞曰奉吾法夫前修又曰紛獨有此夸節往昔光勲謂衍之先人

有功勞於前代去疾子明之類也已今繼往賢之高節所以光曜也綺季四皓之一也前書曰四皓隨太子入侍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楚漢春秋曰四人冠韋冠佩銀環衣服甚鮮故言麗服也楚詞曰畦留夷與揭車雜杜衡與芬芷屈原皆喻身有令德故衍欲揚其靈芬也

高吾冠之岌岌

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

芝之茂英

岌岌高貌洋洋美也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長吾佩之陸離王逸注云傷己懷

德不用故高冠長佩尊其威儀整斯服飾以異於衆也六醴蓋六氣也楚詞曰餐六氣而飲沆瀣茅君內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一曰龍仙芝似交龍之相負服之爲太極仙卿弟二名參成芝赤色有光其

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服之爲太極
大夫弟三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光
明洞澈服一株拜爲太清龍虎仙君弟四名夜光芝
其色青其實正白如李夜視其實如月光照洞一室
服一株爲太清仙官弟五名曰捷六枳而爲籬
玉芝剖食拜三官正真御史

兮築蕙若而爲室播蘭芷於中廷兮列杜

衡於外術

自此以下說籬宇廷除皆樹芬芳卉木喻已立身行道依仁履義偕屈原扈江

離與薜芷紉秋蘭以爲佩之類也捷立也枳芬木也晏子曰江南爲橘江北爲枳枳之爲木芳而多刺可以爲籬此云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小開篇曰嗚呼汝何劭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爲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此爲六蕙香草也杜杜若也蘭即澤蘭也芷白芷也一名

符離一名葯杜衡其狀若葵其臭如薜蘿術路也

攢射干雜薜蘿兮

木蘭與新夷光扈扈而煬耀兮紛郁郁而

暢美華芳畢其發越兮時恍忽而莫貴非

惜身之埒軻兮憐衆美之憔悴

攢聚也射干鳥翼也薜蘿

似蛇牀而香其根即芎藭也木蘭樹也香味俱似桂而皮薄新夷亦樹也其花甚香扈扈光彩盛也暢通

也郁郁香氣也畢盛也發越氣傍射也司馬相如曰煌煌扈扈照曜巨野又曰郁郁菲菲衆香發越恍忽

猶輕忽也楚詞曰然埒軻而留滯王逸曰埒軻不遇也衍被擯斥沈淪猶草木之漚鬱芬芳遇風霜而零

落也夷音協韻異美音協韻媚

游精神於大宅兮抗玄妙之

常操處清靜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

大宅

謂天地抗舉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樂音五孝反山峨峨而造天兮

林冥冥而暢茂鸞回翔索其羣兮鹿哀鳴

而求其友

此言所居之處山林飛走之狀也索求也詩曰求其友聲也

誦古

今以散思兮覽聖賢以自鎮嘉孔丘之知

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

與身其孰親陂山谷而閒處兮守寂寞而

存神

鎮重也古之聖賢多固窮以守道故覽之以自鎮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

無以爲君子玄者幽寂之謂也老子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又曰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又曰

名與身孰親陂謂傍其邊側也陂音兵義反史記曰陂山通道是也道以寂寞爲主神不外營故常存也

鎮協韻竹人
反間音閑

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

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髡髽蓋隱

約而得道兮堯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

冥兮配喬松之妙節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曰

願以境內累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爲此龜者寧死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使者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爲相使使者往迎之子終出謝使者遂與妻俱逃而爲人灌園孟子曰客居於陵故曰於陵子也至人守真養志言髡髽似之也二子雖病一時而聲流萬古蓋隱居困約而反得道之精窮棲悟理入賢人之術離塵垢之惟吾志之所窈冥也超然高邁配松喬之妙節也

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倣儻而高引兮願

觀其從容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倣儻猶卓異也凡言觀者非在己之言從容猶在後也衍

雖擯斥當年身窮志沮而令問期於不朽聲芳縣諸日月故曰願觀其從容

顯宗即位

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

地女任氏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

悍急也

兒

女常自探井曰老竟逐之遂埒壞於時

衍集

載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眇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尚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爲黑以非爲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嗷嗷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妒嫉之情不

憚喪身壯雞之晨唯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醉
飽過差輒爲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
有爲無痛徹倉天毒流五藏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
不顧禍入門著牀繼嗣不育紡績織紉了無女工家
貧無僮賤爲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
恩唯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形骸不蔽
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
販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
它使哀憐姜豹當爲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訥訥
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
橫流婢病之後姜竟春炊豹又觸冒泥塗心爲愴然
縑縠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旣無婦道
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狼藉依倚鄭令如居天上
持質相劫詞語百車劍戟在門何暇有謔百弩環舍
何可彊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循環口如布穀縣幘
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爲惡身不爲搖宜詳居錯且自
爲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吠不驚自信其情不去
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

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
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禍殃衍以
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
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
名之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賤貧居常慷慨

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

節奉使

金謂印也紫謂綬也揭持也音求謁反

不求苟得常有

陵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

不旣於懷

旣猶屑也金或作乘

貧而不衰賤而不恨

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

曳猶頓也

修道德

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世法居貧年

老卒于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

衍集有問交一篇慎情一篇

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

篇

衍集見有二十八篇

肅宗甚重其文子豹

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爲父所出後母惡之

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

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

衍與宣孟書曰居室

之義人之大倫思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良比有去兩婦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

心之所好哉觀其書意似此妻又見出之

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

麗山下

麗音力之反

鄉里爲之語曰道德彬彬

馮仲文

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鄭玄注彬彬雜半貌也

舉孝廉拜尚

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是時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謀拜爲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戍已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爲尚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論曰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

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

史記曰魏太子擊逢文侯

之師田子方引車下道子方不爲禮太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柰何同之哉士負能而遺行也負恃也馮衍之引挑妻之辟得矣夫納

妻皆知取詈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

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

鮑永猶失之於馮衍

自此已上皆華嶠之詞

夫然義直

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彌阻於來情

嗚呼

衍爲更始舉哀旣降執義守直旣行之於已光武屈而不用故言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

也則守節之人見行
被黜彌阻難於將來

贊曰譚非讖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

同失

詭違也言二人之道不相
同俱以違時咸被擯斥也

體兼上才榮微

下秩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八下